

我们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

——就业市场分析报告（二）

摘要

- **稳就业已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自2018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提高至“六稳”之首以来，政策频出以支持就业。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首次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保就业。可见促进就业已经成为政策的主要发力方向之一。因此如何准确跟踪就业市场形势，判断当前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显得尤为重要。
- **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分为三类：长期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一般不考虑长期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后两类劳动力中。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则会返回农村，因而经济增速与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劳动力转移量是就业压力状况有效的衡量指标之一。而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失业，因而城镇失业率也与经济增速由高度的相关性。而**就业压力会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以及城镇失业率上升。**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新增非农就业、新增农民工以及新增城镇就业等观察，而失业率缺乏序列较长的有效指标，我们通过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构建较为有效的长序列失业率指标，来观察当前就业压力状况。
-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农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我们估算的有效的城镇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压力较为严峻。**纵向对比来看，劳动力转移略好于2000年左右水平，新增非农就业与城镇就业高于1998-2002年水平，但低于其它年份，新增农民工与2000年相当。而从失业率来看，我们估算的失业率目前为5.3%，与1998年水平相当，低于2000年6.5%的水平，但相去并不很远。**转移量和失业率数据都显示当前就业压力严峻，目前是除2000年之外就业压力最严峻时期，仅略好于2000年左右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就业形势严峻时期。**
- **我们基于人口数据估算的新增城镇就业需求显示，这两年就业压力较大，2021年之后就业压力可能有所缓解。**我们将每年净增城镇就业拆分为新进入量、转移量和退出量，按“新进入量+转移量-退出量”估算的新增城镇就业需求。在近几年持续高于实际增加的城镇就业，显示近年就业机会供不应求，就业压力较大。随着90年代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新进入量在未来将逐步下降。城市化的推进带动转移量不断下降，而三年自然灾害后人口出生高峰在2020年后进入退休年龄，提升了退出量。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之下，2021年之后就业需求下降，届时就业压力或有所缓解。
- **需要稳定经济增长来保障就业市场稳定，稳增长政策应更为有效。**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凸显了稳就业的必要性。而稳定就业则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保持经济增速在一定水平以上，才能够保持劳动力转移规模，避免城镇失业率持续提升。因而稳增长对稳就业来说非常必要。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环境下，需要更为有效的稳增长政策发力。其中关键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放松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部门融资的管控，实现实体融资的有效扩张。
-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超预期，测算主观度较高。

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分析师：杨业伟
执业证号：S1250517050001
电话：010-57631229
邮箱：yyw@swsc.com.cn

分析师：张伟
执业证号：S1250519060003
电话：010-57758579
邮箱：zhwhg@swsc.com.cn

相关研究

1. 就业看哪些指标比较有效？——就业市场分析报告（一）（2019-10-09）
2. “美元荒”的原因和机制（2019-10-09）
3. 暂时的弱平稳不改变放缓的趋势——月度经济预测（2019-10-08）
4. 论预测，金融条件比全球PMI更好——全球央行追踪第13期（2019-10-07）
5. 国庆长假期间国内外经济与资本市场状况述评（2019-10-07）
6. 企业景气度小幅回升，或是短期改善而非趋势回升（2019-10-07）
7. 限产带动生产走弱，地产需求继续强韧（2019-09-29）
8. 企业盈利保持弱势，需要政策更为有效（2019-09-29）
9. 经济延续弱势，LPR再下降成本效果有待观察（2019-09-22）
10. 解密数字货币：概念、局限和前景（2019-09-21）

目 录

1 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大	1
1.1 二元经济下劳动力转移速度反映就业市场状况	1
1.2 城镇就业中合适的失业率指标也反映就业状况	3
1.3 小结	5
2 我们每年到底需要多少新增就业	5
2.1 新进入量、退出量及转移量估计	6
2.2 新进城镇就业需求估算	7
2.3 新进入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需要产业结构提升相配合	8
3 总结	9

图 目 录

图 1: 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	2
图 2: 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相关性	2
图 3: 新增农民工人数与经济增速	2
图 4: 新增城镇就业与经济增速	2
图 5: 就业中个体就业比例近年在快速提升	3
图 6: 但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速却并未相应提升	3
图 7: 各年龄段城镇人口占比（2017）	4
图 8: 城镇和乡村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	4
图 9: 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速	5
图 10: 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速相关关系	5
图 11: 分年龄人口数	6
图 12: 估算城镇就业新进入量	6
图 13: 城镇就业退出量估算	7
图 14: 城镇就业转移量估算	7
图 15: 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分解	8
图 16: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教育水平分布（2018）	9
图 17: 新进入市场劳动力在各学历之间的分布	9

近年经济下行环境下就业压力上升，稳定就业成为政策首要目标。经济持续下行加剧失业风险。2018年7月政治局会提出“六稳”，并将“稳就业”放在首位。201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保就业。5月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更好的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在7月底的国常会上，总理再次强调部署加大力度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稳定就业已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

就业稳定是经济的底线，因而就业状况对判断经济和政策走势至关重要。由于就业稳定牵涉到社会稳定，如果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会对消费、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何政策将稳定就业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因而市场也普遍将稳定的就业作为政策底线看待。即经济增速下滑不能损害到就业稳定。因而就业状况成为判断政策变化，以及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

虽然如此重要，但受限于统计指标以及多种原因，市场对就业市场的刻画分析并不十分清晰。我们在本文中通过分析，主要力图回答目前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每年需要多少新增就业？就业结构如何以及就业政策如何应对等。

1 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大

转型过程中的我国就业市场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二元经济下我国存在大量的转移劳动力，这类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大量农民工的存在意味着如果经济下滑导致雇佣需求减少，农民工则会返乡，形成劳动力转移减缓，而非城镇中失业，这也是我国就业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最根本之处。但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人口占比提升，同时年轻人已经不愿意返回农村，即使经济下行压力下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继续呆在城市，而非返回农村，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形成的就业压力开始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失业人员的增加。我国转型经济下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因而分析我国就业市场运行逻辑，需要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况。

1.1 二元经济下劳动力转移速度反映就业市场状况

目前我国依然是二元结构，国际上关于劳动力市场周期性运行的规律可能在我国难以适用。卢锋 刘晓光 姜志宵 张杰平（2015）¹系统的阐述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奥肯定律，即经济周期与失业率之间相关性在我国并不存在，背后的原因是仅包含失业率变量的标准奥肯模型，适用于已经完成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继续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经济周期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更为相关，因而就业指标更应关注劳动力转移数量，而非失业率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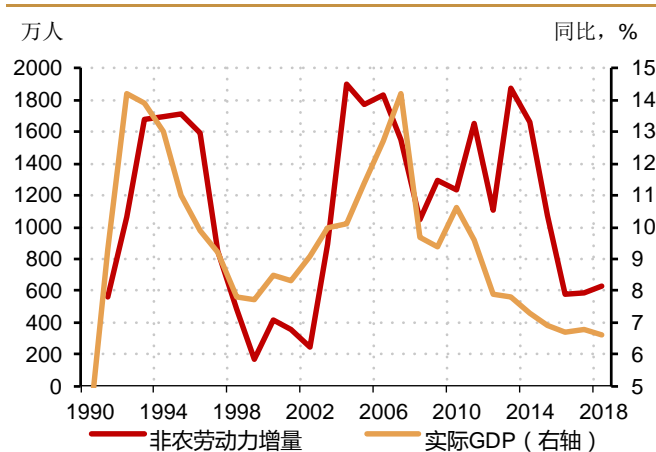
事实上，从经验数据看，我国经济增长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基本没有相关关系，但与劳动力转移规模却具有高度相关性。经验数据显示，无论是我国时间序列较长的登记失业率，还是时间序列较短的调查失业率，确实与经济增速之间没有相关性，显示我国当前失业率指标并不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变化。但不同的是，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指标之间却存在较好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增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速提升1个百

¹ 卢锋 刘晓光 姜志宵 张杰平（2015）“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兼谈奥肯定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12期

分点，能够推动每年非农就业多增加 128.3 万人。同样，GDP 增速与新增农民工之间也存在非常高的正相关性，GDP 增速提升 1 个百分点，将推动每年非农劳动力增加 86.9 万人。虽然 GDP 与新增城镇就业相关性略弱，但也存在明显正相关性，GDP 增速提升 1 个百分点，将推动城镇新增就业提升 45.2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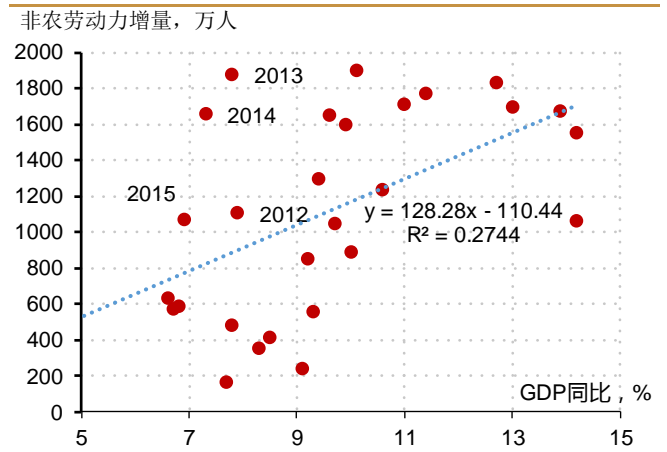
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目前已经下降至 2002 年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就业压力虽然尚未达到 1998-2002 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但也相去不是很远。2010 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GDP 同比增速从 2010 年 10.6% 的水平下滑至 2018 年的 6.6%，带动劳动力转移速度持续放缓。非农就业年增量从 2010 年 1237 万人下降至 2018 年 632 万人，下滑近一半，当前非农劳动力年增量高于 1998-2002 年水平，但低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其它年份水平。而农民工增量从 2010 年 1245 万人下降至 2018 年 184 万人，减少 8 成以上，目前每年农民工增量与历史上最低的 2000 年相当。农民工增量的大幅下降虽然存在结构性原因，但农民工增量和工资的同时下降，显示经济放缓带动的雇工需求下降依然是主要原因。而新增城镇就业虽然同样有所下降，但目前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与 2002 年水平相当。

图 1：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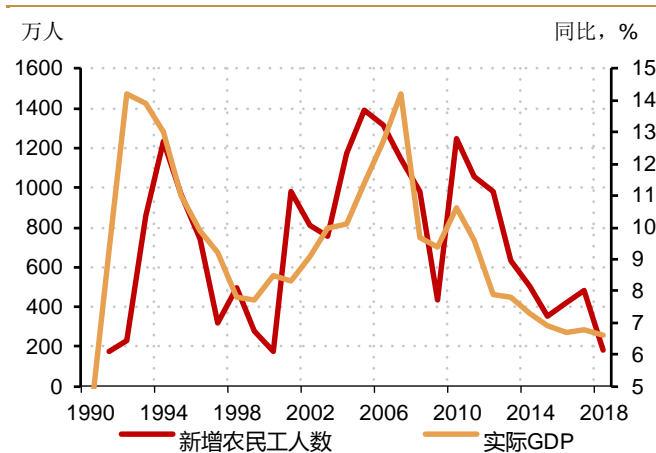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2：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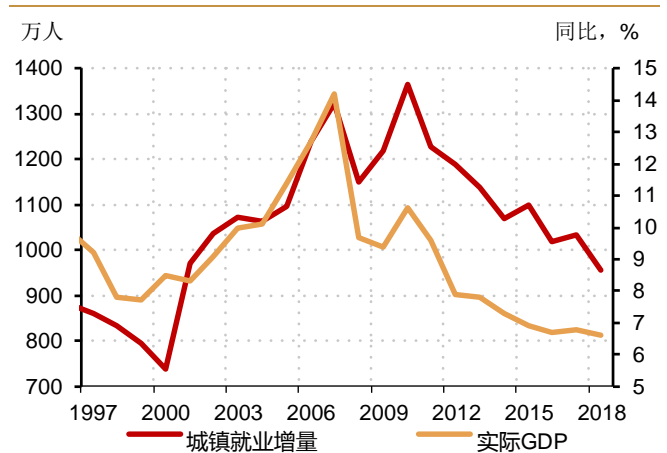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3：新增农民工人数与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4：新增城镇就业与经济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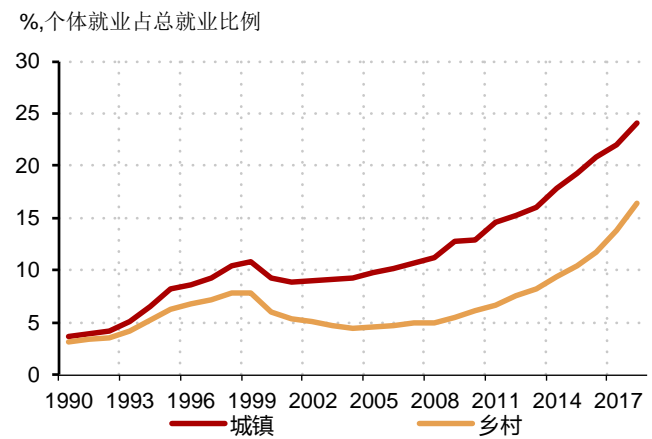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近年经济增速较劳动力转移量更快速度的下降，看似反映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拉动更大的就业，实际上是低水平就业的反映。近年劳动力转移放缓幅度相对慢于经济增速放缓幅度，二三产就业和城镇就业都存在此情况，特别是城镇就业，2018年6.6%的经济增速可以支撑近千万的城镇净新增就业，而2000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仅能支撑不到800万的净增城镇就业。从表面上看，这反映了近年以来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拉动更多的就业，但如果仔细观察数据，这却是低水平就业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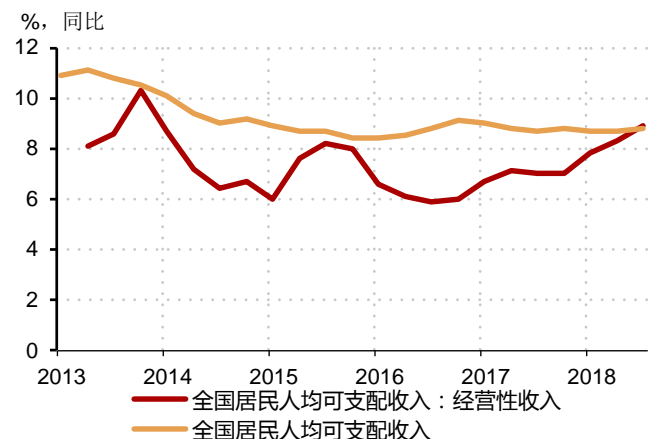
个体就业比例近年占比大幅提升，但却没有带来相应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反映就业中低水平比例在增加。个体就业占总就业比例从2008年以来持续提升，而2012年之后更是进入加速阶段，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占比已经从2012年15.4%提升至2018年的24.0%，这也就意味着近1/4的城镇就业为个体从业者。农村占比虽然略低，但提升速度更快，从2012年7.5%的水平上升至2018年的16.4%，占比提升1倍以上。个体就业提升可能受互联网发展等因素推动。但无论如何，由于个体户收入计入经营性收入，因而个体从业比例的增加将推高居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增速。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2013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总体收入增速，直到2019年2季度，两者增速才持平。在个体就业比例大幅增加情况下，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总体收入，解释只能是大量劳动者转为个体从业者并未带来收入的相应增加，而是较此前作为雇员，收入相对减少了，因而是低水平就业比例增加的体现。也就是说，相较于过去，近年经济增速较新增城镇就业等指标更快速度的下降，是低水平就业比例的增加，而非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支撑更多的就业。

图5：就业中个体就业比例近年在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6：但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速却并未相应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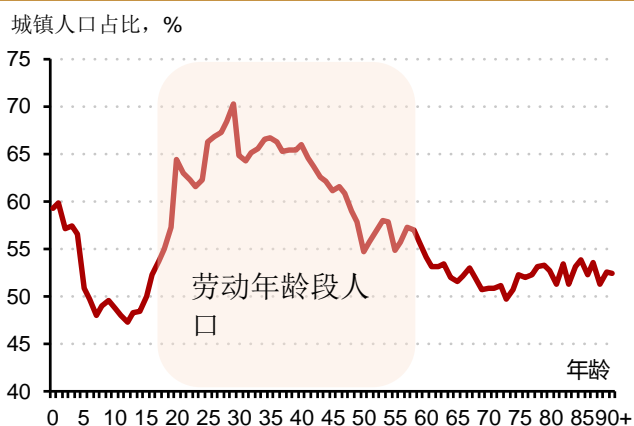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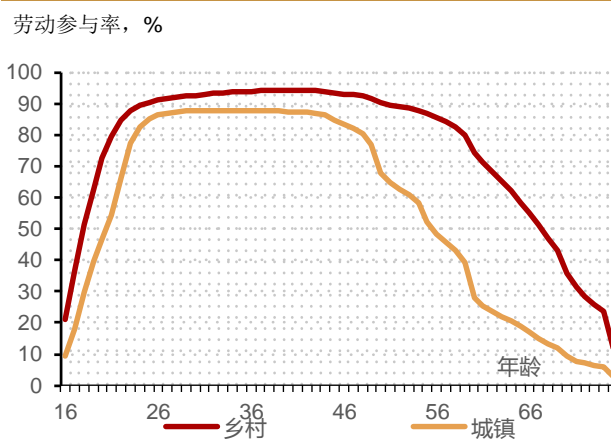
1.2 城镇就业中合适的失业率指标也反映就业状况

我国作为转型经济，就业人口中不仅包括在城乡间转移的劳动人口，同样也包含一直呆在城镇的劳动人口。这两者具有完全不同就业逻辑，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上升期，在城乡间转移的劳动力则可能返乡回到农村，因而不表现为城镇失业，而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放缓。但一直呆在城镇的劳动人口，一旦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城镇失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部分人口已经进入城镇，而且年轻人在城市比例更高，这意味着就业问题会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城镇失业。

从各年龄人口城乡分布来看，在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20-40 岁人口 65% 以上的在城镇。即使 40-50 岁，也有 60% 左右的人口在城镇。而 50 岁以后，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反映离退休比例的增加。因而相应的 50 岁以上人口就业压力也相应减轻。主要劳动年龄段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且愿意转回农村比例下降，这意味着就业问题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城镇失业。因而，获得有效的城镇失业度量指标则显得至关重要。

图 7：各年龄段城镇人口占比（2017）


数据来源：Wind,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西南证券整理

图 8：城镇和乡村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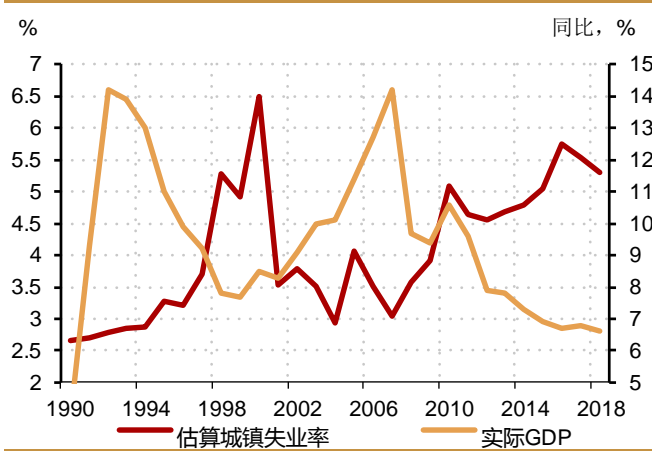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统计局, 西南证券整理

由于缺乏有效的长时间序列的官方城镇失业数据，我们尝试用现有数据构建一个失业率指标。目前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有效性较低，且调查失业率时间序列果断，无法做纵向对比。因而我们尝试用现有数据构建一个有效的失业率指标。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分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而统计局每年公布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数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两者之差推算失业人口，然后再用失业人口除以经济活动人口来估算失业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失业率是总体失业率，并非城镇失业率。计算城镇失业率需要将失业人口在城乡间进行分配，2000 和 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提供了城镇和乡村失业人口数据，我们假定 2000 与 2010 年之间年份城镇失业人口占比线性变化，2000 年之前保持 2000 年水平，2010 年之后保持 2010 年水平，来估算城镇失业人口，进而估算城镇失业率。

我们构建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能够有效的反映城镇失业状况。基于上述方法，我们能够构建长序列的失业率数据，从 1990 年以来数据看，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相关性，相对于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我们估算的失业率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更高，因而更为有效。从数量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每提升 1 个百分点，失业率将下降 0.32 个百分点，这可以认为是中国城镇就业的奥肯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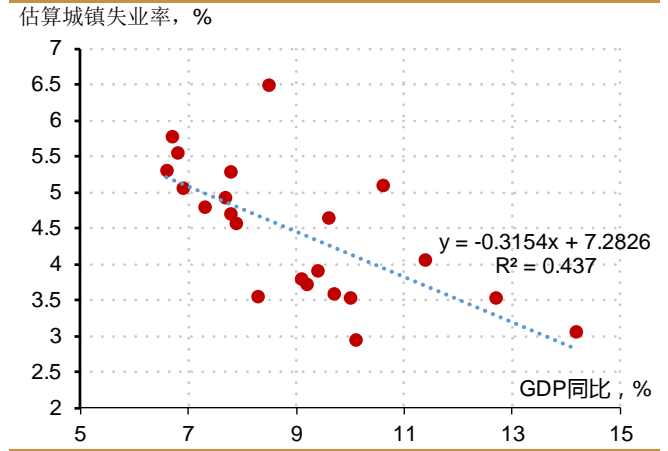
从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来看，当前城镇失业压力非常严峻。随着经济增速下行，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持续攀升，从 2007 年 3.0% 的水平上升至 2016 年最高的 5.8%，而后虽然有所回落，到 2018 年下降至 5.3%，但依然保持高位。目前的失业率水平显著高于 1990 年以来 4.1% 的均值，2016 年 5.8% 的水平仅低于 2000 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 6.5% 的峰值，但距离也并不很远。2018 年 5.3% 的失业率水平与 1998 年相当，失业压力可见一斑。总的来说，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指标显示，当前城镇失业压力虽然没有达到 2000 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但也相去不是很远，就业压力非常严峻。

图 9：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10：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1.3 小结

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分为三类：长期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第一类农业劳动力中一般不考虑就业问题，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后两类劳动力中。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则会返回农村，因而经济增长与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劳动力转移量是就业压力状况有效的衡量指标之一。而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失业，因而城镇失业率也与经济增长由高度的相关性。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农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我们估算的有效的城镇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压力较为严峻。而纵向对比来看，目前的失业压力仅仅略好于 2000 年左右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是除那个时期之外其它时期中最差的。

2 我们每年到底需要多少新增就业

我们在前文阐述了当前就业压力比较大，那么我们每年到底需要创造多少新增就业才能满足就业需求呢。我们尝试通过拆借的方法来进行一个估计，并预测未来年份的就业压力分布情况。虽然这种分析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大的误差，但对理解结构变化和判断趋势方面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9746

